



黄莉（前排左四）和她的“心启程留守儿童课后辅导中心”孩子们及志愿者们在一起。

本报首席记者郑蔚摄

我真真切切听见儿子说：“一定要找到妈妈”

命运的多舛和无常,常常隐藏在一连串的巧合之中。

黄莉原本可以免受“5·12”特大地震致残之难。她虽说是都江堰人,但其实10多年前就离开了都江堰。1991年,中专毕业的她分到了阿坝州黑水县知木林区医院妇产科。2005年,她和丈夫邓泽宏在黑水开了一家火锅店,两年多的打拼,火锅店的年收益已达10万元。

“那时候,我们就想着好好干几年。2008年先买台车,再扩大火锅店,争取多攒点钱让儿子能上个好的中学。”黄莉告诉记者。这样的家庭愿景,在当地一定被很多个正奔小康的人家同样憧憬着。

不巧的是,就在大地震前两个月,黄莉在彭州中医院工作的哥哥打电话给她,让她回都江堰帮着照料摔断了锁骨的老母亲张素芬。于是,她回到了都江堰娘家。5月初,看着母亲身体已经好转,她打算回黑水,但5月11日是儿子邓煜锐9岁的生日,她决定给儿子过完了生日,13日一早启程。

临别娘家前一天的下午2点28分,母亲在街坊邻居家打麻将,儿子在学校上课,她正躺在沙发上休憩。突然,潜伏已久的地魔从映秀—北川—青川足足两三百公里长的断裂带里猛地迸了出来。“先是传来一个震动,随之一声巨响,我刚想是哪里放炮吧,然后就传来第一阵震波。房子先是上下跳,再是左右摇。坏了,我知道是地震了。这时头顶上水泥块就往下掉了,我就赶紧往一张老式的床底下躲,这时楼一下子就塌了。”黄莉回忆说。

娘家原本是栋6层的民居,她家是二楼,楼上的预制板一层一层砸下来,二楼被打到了一楼。黄莉顿时晕了过去,大概有五个小时后,她才慢慢醒了过来。这时,眼前已经漆黑一片,但她仍能感觉到天下雨了。然后,又隐隐约约听见有一对邻居父女在楼上翻找着什么,她立刻喊了起来。但外面救护车、警车和救援的人声将她的声音淹没了。黄莉想移动一下身子,发现身子动弹不了。左手被压着,两条腿已经失去了知觉,只有右手还可以动,她就用右手在黑暗中慢慢摸索,发现自己原来保持着一个跪姿。黄莉毕竟是学过医的,她知道此刻最要紧的是保存体力。

被埋在废墟中的黄莉,就这么时而清醒,时而昏睡。其间,她曾听到母亲在废墟外叫她的名字,她用力应答,但还是没有被人听见。在这一片漆黑里,她就对自己说:一定要坚持下去。现在,她知道母亲没事,哥哥会照顾好母亲的生活;丈夫不在都江堰,就躲过了地震;她最担心的是儿子。“我想我如果死了,我老公才37岁,他难说不会另娶。要是后妈对我儿子不好,我在天之灵会不得安宁。为了儿子我必须活着。”黄莉这么想着。

被埋三四天后,她甚至出现了幻觉,觉得所有的同学都在废墟上挖她。但她就是没有听到丈夫邓泽宏喊她的声音,她在心里骂他:黑水到都江堰只要半天时间,你怎么还不来救我?然后,她又真切地听到同学在喊他儿子:“小锐,下雨啦,回去吧!”然后是儿子坚定的声音:“不,我不回去,我一定要找到我妈妈。”真的是母子连心啊,黄莉想。为女则弱,为母则刚。儿子,给了她一定要活下去的力量。

不知过了多久,黄莉听到4楼的邻居到楼上翻找衣物,她再次喊了起来。这下邻居才听见,立刻把救援部队喊了过来。但黄莉的头上,还盖着好几层预制板,战士们一时无法确定她被埋的位置。幸亏一位名叫窦智的志愿者颇有经验,他打开手电往里照,反复问黄莉能不能看到亮光,才终于确定了她被埋的位置。战士们怕预制板压着她,又挖了一个2米的通道,最后还是用老虎钳把压着她的预制板一点一点剥掉,才终于把她救了出来。

黄莉后来才知道,她被埋了94个小时,把她救出来又花了2个小时,实际被埋了96个小时,整整4天4夜。

现在,黄莉和她的丈夫却找到了可以抵挡这巨大破坏力的东西,就是在找回人生的第一次“价值发现”的同时,找到她人生的第二次“价值发现”。

2008年9月,黄莉从广州回到四川省人民医院进行康复治疗。当时,不少残友因为原来是家中的“顶梁柱”,现在却成为伤残者,依然难以走出这巨大的落差,所以一到晚上不少病房就传出悲泣之声。黄莉和邓泽宏想:这样下去不行,一定要帮助残友“走出来”。邓泽宏就用笔记本电脑在病房的大厅里放歌,先是病友过来默默听歌,后来有人跟着唱,最后每天晚上歌声一片,哭声慢慢消失了。

黄莉后来发现,她甚至可以做健全人做不到的事。比如,有的话健全人是不好对残友直接说的,残友会认为“你又没受伤,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”。而黄莉可以说,这就是“同价效应”。

有一位残友上肢健全,但吃饭一直要妻子喂。黄莉他们就开始做他思想工作:“我们虽然受伤了,但明明可以自己做的事为什么不自己做?”这位残友以后再也不好意思让妻子喂饭了。

“我受了这么重的伤,家里人应当事事让我。”这是不少残友共有的心理特征,黄莉也曾这么想过。刚回到都江堰家里的黄莉,有时为了一点家庭琐事要和丈夫争执起来。发急的时候,她会说:“我都这样了,你还不让我?”

她丈夫的回答,在她心里一震:“不要总觉得自己自己不容易,其实,做你们的亲人才是最不容易的。”

这话让她瞬间清醒了很多:丈夫的不离不弃,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?她伤残后,即使丈夫偶尔喝点小酒放松一下,她公公都会提醒儿子:你现在是有责任的人,别喝多了。

黄莉想,要是换了别的家庭,没准老人就催儿子赶紧离婚,另娶他人。“这样的婆婆,这样的丈夫,我还有什么好抱怨的?我们难道不应当更加彼此珍惜吗?”

“我如果和她离婚,儿子就没有妈了;我们不离婚,这个家还是完整的。”邓泽宏对记者说他自己为啥不离婚。

黄莉说:“我老公现在一直对我说,你应该知足了,你已经‘霸占’了世界上两个对你最好的男人。”

另一个男人无疑就是已经19岁的儿子邓煜锐。懂事的小锐最经典的话是:“我们家再也不要吵无意义的架了。”

黄莉总结道:“灾难让我们家庭成长了。”

廖卉让黄莉成了广州“赵广军生命热线”的一员。开始,她用仅剩的右手接听电话,但生命热线要求接线员同时记下求助者的信息,她又没有第二只手。廖卉教她把话筒夹在左肩和左耳之间,腾出右手做记录,这个动作让黄莉在截肢

后第一次使用上了左手的残端。

但她依然不知道自己在热线电话里说的话究竟有没有用。直到后来她去参加广州火车站志愿者的宣誓活动,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跑过来对她说,你认识我吗?我就是你在热线电话里帮助过的人,现在我也成了志愿者。这给了黄莉一个震撼:原来我竟然真的还可以帮助比我还要“绝望”的人!

也许这开始了黄莉人生的第二次“价值发现”。之前,她的人生第一次价值发现在成家立业、结婚生子,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的过程中业已确立完成。不料却被一场破坏力相当于11亿万吨TNT当量的8.0级地震摧毁了。

2008年9月,黄莉从广州回到四川省人民医院进行康复治疗。当时,不少残友因为原来是家中的“顶梁柱”,现在却成为伤残者,依然难以走出这巨大的落差,所以一到晚上不少病房就传出悲泣之声。黄莉和邓泽宏想:这样下去不行,一定要帮助残友“走出来”。邓泽宏就用笔记本电脑在病房的大厅里放歌,先是病友过来默默听歌,后来有人跟着唱,最后每天晚上歌声一片,哭声慢慢消失了。

黄莉后来发现,她甚至可以做健全人做不到的事。比如,有的话健全人是不好对残友直接说的,残友会认为“你又没受伤,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”。而黄莉可以说,这就是“同价效应”。

有一位残友上肢健全,但吃饭一直要妻子喂。黄莉他们就开始做他思想工作:“我们虽然受伤了,但明明可以自己做的事为什么不自己做?”这位残友以后再也不好意思让妻子喂饭了。

“我受了这么重的伤,家里人应当事事让我。”这是不少残友共有的心理特征,黄莉也曾这么想过。刚回到都江堰家里的黄莉,有时为了一点家庭琐事要和丈夫争执起来。发急的时候,她会说:“我都这样了,你还不让我?”

她丈夫的回答,在她心里一震:“不要总觉得自己自己不容易,其实,做你们的亲人才是最不容易的。”

这话让她瞬间清醒了很多:丈夫的不离不弃,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?她伤残后,即使丈夫偶尔喝点小酒放松一下,她公公都会提醒儿子:你现在是有责任的人,别喝多了。

黄莉想,要是换了别的家庭,没准老人就催儿子赶紧离婚,另娶他人。“这样的婆婆,这样的丈夫,我还有什么好抱怨的?我们难道不应当更加彼此珍惜吗?”

“我如果和她离婚,儿子就没有妈了;我们不离婚,这个家还是完整的。”邓泽宏对记者说他自己为啥不离婚。

黄莉说:“我老公现在一直对我说,你应该知足了,你已经‘霸占’了世界上两个对你最好的男人。”

另一个男人无疑就是已经19岁的儿子邓煜锐。懂事的小锐最经典的话是:“我们家再也不要吵无意义的架了。”

黄莉总结道:“灾难让我们家庭成长了。”

黄莉说:“我老公现在一直对我说,你应该知足了,你已经‘霸占’了世界上两个对你最好的男人。”

另一个男人无疑就是已经19岁的儿子邓煜锐。懂事的小锐最经典的话是:“我们家再也不要吵无意义的架了。”

黄莉总结道:“灾难让我们家庭成长了。”

黄莉说:“我老公现在一直对我说,你应该知足了,你已经‘霸占’了世界上两个对你最好的男人。”

另一个男人无疑就是已经19岁的儿子邓煜锐。懂事的小锐最经典的话是:“我们家再也不要吵无意义的架了。”

黄莉总结道:“灾难让我们家庭成长了。”

黄莉说:“我老公现在一直对我说,你应该知足了,你已经‘霸占’了世界上两个对你最好的男人。”

另一个男人无疑就是已经19岁的儿子邓煜锐。懂事的小锐最经典的话是:“我们家再也不要吵无意义的架了。”

黄莉总结道:“灾难让我们家庭成长了。”

黄莉说:“我老公现在一直对我说,你应该知足了,你已经‘霸占’了世界上两个对你最好的男人。”

另一个男人无疑就是已经19岁的儿子邓煜锐。懂事的小锐最经典的话是:“我们家再也不要吵无意义的架了。”

黄莉总结道:“灾难让我们家庭成长了。”

黄莉说:“我老公现在一直对我说,你应该知足了,你已经‘霸占’了世界上两个对你最好的男人。”

黄莉：以生命的名义点燃生命

本报首席记者 郑蔚

“5·12”汶川特大地震10周年到来前夕,“都江堰首届国际残疾人公益走暨两岸三地感恩奋进论坛”在都江堰市举行。来自马来西亚、我国香港、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,以及成都、北川的部分嘉宾、残友和志愿者齐聚一堂。主持论坛的是都江堰市心启程残疾人爱心服务站的理事长黄莉。

坐在轮椅上的黄莉,用唯一的右手拿着话筒说:“本次活动的主题是感恩和奋进:‘感恩’,就是感恩国家、社会、人民对残疾人的关心和关爱;‘奋进’,是在这份大爱中我们作为残疾人应有的责任和担当,也希望能鼓励更多的残友走出家门为社会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。”

要不是她脸上洋溢着真诚的欢乐和激情,初次见她的人真不敢相信黄莉竟然能这么阳光!“5·12”大地震爆发后的96个小时,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。

“当我意识到我下半辈子要坐在轮椅上,成为家人永远的负担后,我真的很绝望。那时,我绝望到什么程度?不是想自杀,而是我意识到:我已经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了!一个人四肢只剩一肢,还怎么自杀?”

日前,当黄莉在都江堰她的“心启程心爱国”教室里给记者讲述她10年来的心路历程,记者不能不为之动容。在随后的几天里,记者听到了更多的“5·12”大地震的残友讲述他们坚强不屈的人生故事。经受了命运无常的他们,究竟是怎么重新点燃了生命之火?



黄莉和“世界上最爱的两个男人”在一起。(受访者的供图)

文汇报:黄莉认为您是对她和她的家庭帮助最大的人之一,您是怎么做到的?

张炯理:作为华南师范大学心理辅导队的成员,我是2008年5月29日来到都江堰的,当时黄莉在广州做手术,我最初见到的是她母亲和9岁的儿子。她母亲对我们非常礼貌,但内心非常痛苦和焦虑;而她儿子对我们的来访很抵触,甚至想把我们推出门。这时候,只有真诚的陪伴和倾听,以及耐心,不能急着去说安慰的话。唯有等待合适的时机,他儿子主动和我交流,真正的心理辅导才可以开始。你想想,一个才9岁的孩子,得知自己最爱的妈妈遭遇了这么大的不幸,内心是何等的痛苦和恐惧啊。不久,他画了一幅画,是一名武警战士,手里拿着一束花,我问他这是谁?他说,这是救了我妈妈的武警战士。于是,我俩开始了一点一点的交流。几天后,他才慢慢地接受了我,向我倾诉了他对妈妈

生命被需求才会闪光

——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教师张炯理

的爱和担心。

文汇报:您认为黄莉现在的状态如何?我认为可贵的是她一点都不“装”。

张炯理:黄莉的状态一直都是真实、自然和率真。她虽然获得了很多荣誉:2013年“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”,2014年“全国五好家庭标兵”,2017年四川省“三八红旗手”等等,但我觉得无论有没有这些荣誉,黄莉都是真坚强,而不是“假坚强”。她所做的事,是发自她自己内心的需要,并不是去为了迎合某一种“营造英雄”的舆论需求。她的丈夫也提醒她:“你不是神,你能做的好事很有限。”她也认识到自己能力有限,所以她始终很真实,不说大

话,她只能帮助残友走出家门、自食其力,她也不可能“做大做强”。

文汇报:您觉得黄莉能走出重残的阴影,靠的是什么?对社会有什么启发?

张炯理:首先,是靠她自己的三观坚定,这源于家风家教的熏陶。记得我第一次去广州看她,那时她刚做了一个三四个小时的手术出来,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:“谢谢你对儿子这么好。”这让我很震撼,说明她遭了这么大的罪,但没有停留在自己的痛苦之上,没有觉得别人做这些都是应该的。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恩,激励她走到现在。她心里有比自己更重要的人,就是她的儿子、她的家庭,这是她内心深处的动

力源。同时,她的最核心层的家庭,她的母亲、丈夫和儿子都非常支持她。她妈妈赶到广州医院的第一个动作是抱着她的头重重地亲一口,黄莉泪水涌出,她妈妈大喝一声:“我们都说过的,不许哭!”这份四川女子的爱和坚强,都是黄莉“真坚强”的力量之源。包括她做“心启程”,完全是出于同病相怜、同价相助的真情。

当然,社会的关爱、政府的支持十分重要。确实要感谢都江堰的政府和残联为黄莉他们做的一切。在一个市场化的环境中,没有政府的支持和对残友的关爱,一个服务残友的慈善性公益组织要生存发展太不容易了。政府的支持,体现在两个方面,一是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,二是为他们提供实际的需求。生命被需求才有价值,生命有价值才会闪光,这也是对更多的残友朋友走出家门、融入社会的激励。